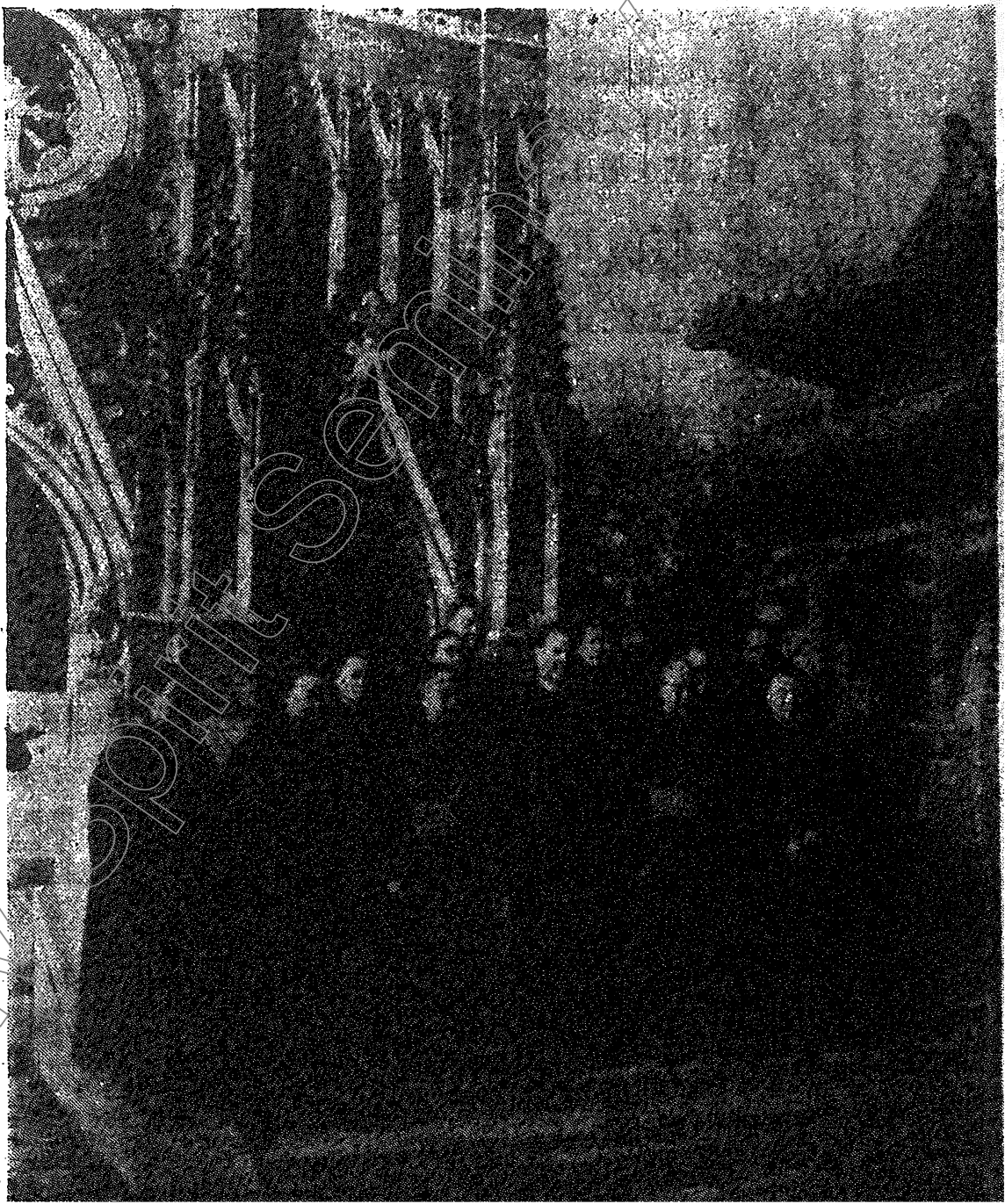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勝



1957年

第8期

(總第137期)

4月16日

重訂聖主日禮儀公告

教宗比約第12世，循衆主教之請，前曾授權教廷聖禮部，參照古制，重訂聖主日禮儀。聖禮部已於1955年11月16日發出通諭，將重新規定之聖主日禮儀頒行天下。本主教特根據教廷指示，將聖主日舉行典禮及彌撒時間以及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彌撒及典禮時間

- 一、聖枝主日及復活主日彌撒時間仍舊；
- 二、建定聖體日，大彌撒在下午七時舉行；
- 三、耶穌受難日，禮節在下午六時舉行；
- 四、望復活日，禮節自下午十時半開始舉行，禮節後舉行大彌撒。

有關事項

一、凡堂院寬敞之各堂，應在聖枝主日上午，舉行聖枝遊行，神父教友一律參加；堂院狹窄之各堂，亦應在堂內舉行聖枝遊行，教友可不參加。

二、教友參加聖主日內占禮五、六兩日彌撒或禮節並領聖體者，應自領聖體前三小時起守空心齋；於望復活日彌撒中(後半夜)領聖體者，次日(復活主日)彌撒中即不得再領聖體。

三、建定聖體彌撒後，教友應朝拜聖體，時間可至半夜，次日(受難日)白天亦可朝拜聖體。

四、望復活日下午四時，各堂神父應講受難道理。道理後，教友與神父一起拜苦路。當晚十時半舉行祝聖聖火、聖蠟及聖水禮節時，教友應自備蠟燭一隻，在唱望復活詞及領洗復願時，將蠟燭燃着。

五、希望教友在聖主日內提前辦一妥當告解，勿延遲至復活占禮日，與遠地教友爭辦神工。

以上各事，務望本區神父教友一體遵照勿違。特此公告。

天津教區主教 趙振亞

1957年4月5日



1957年第8期(總第137期)目錄

半月談：反對英國在聖誕島試驗殺人武器.....	(2)
關於聖主日禮儀的變更.....	(4)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歡迎捷克普洛伊哈神父.....	(9)
講道台：耶穌復活.....	姚正一神父(11)
中國歷代有關政府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上).....	嚴善(16)
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體會.....	趙經農代主教(22)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略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與天主教.....	謝稚繩、許明達(23)
訪問山區教友.....	楊小萍神父(30)
金蘋果.....	(33)
各地簡訊.....	(35)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37)

廣 告

(半月刊) 1957年第8期(總第137期)
1957年4月16日出版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個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個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掛付登記許可證第40號

反對英國在聖誕島 試驗殺人武器

英國政府打算於今年3月1日至8月1日間在太平洋上的聖誕島進行氫彈試驗的計劃，幾個月以來，已經遭到許多太平洋國家的人民的強烈反對。日本各界人民和英國各界人民，包括宗教界人士，都一致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希望麥克米倫和他的同僚們能夠懸崖勒馬，收回成命，停止這次危險的試驗。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於3月29日發表聲明，向英國政府提出了抗議。聲明指出：美國到處擴建原子軍事基地，擴充北大西洋集團武裝部隊和核子武器裝備，策劃在包括日本和台灣地區的亞洲、包括北大西洋集團各國的歐洲和拉丁美洲設置導彈，以及英國不顧各國人民的呼籲和抗議，堅持要在聖誕島進行核子武器爆炸試驗，“這一切是對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直接挑戰”。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會也在4月2日發出呼籲，希望蘇聯、美國和英國停止氫彈試驗。可見這一要求是人心所向，衆望所歸的。

我們天主教的教義從來就是反對人類互相屠殺的。我們聖教會的領袖，教宗比約十二世，在近年來曾經不止一次地呼籲各國政府停止使用和試驗一切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裁減軍備，以維護世界和平。而令人遺憾的是，美英集團對教宗以及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這種呼聲，一直是充耳不聞；反而一意孤行，變本加厲。這就使得美英集團的挑動戰爭，保持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愈來愈遭到全世界人民和宗教界人士的強烈反對。英國政府這次準備在聖誕島進行氫彈試驗，已經激起許多國家的宗教界人士的不滿和憤怒。日本宗教界人士，立教大學校長松下正壽，已經以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特使的身份率領代表團去了倫敦，要求英政府取消這個試驗；印度的一家雜誌已著論抨擊英國政府的措施是“反人類和反天主的”；英國的一對基督信徒，六十三歲的老人斯蒂爾和他的妻子，更決心拋家捨業，離開自己的心愛的三個兒女，準備在他們的政府進行氫彈試驗時，親身到聖誕島去，用面臨爆炸的奮不顧身的行動，向政府表示抗議……這些事實都無可置辯地證明，愛好和平的各國宗教界人士，激於正義和良心，激於慈悲博愛的胸懷，正在用各種有效的方法，向贖武主義者進行着鬥爭。我們向他們表示無限的敬佩。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英國政府這次選擇進行氫彈試驗的地方，是以代表救贖人類的耶穌基督的降生的聖誕來命名的一個島嶼。這是對於我們救世主的最大的褻瀆，也可以說是對所有基督信徒的最大挑釁。我們絕不能坐視這個島嶼被具有大規模毀滅性的氫彈所摧殘，也絕不能坐視好戰分子在鄰近我們國土的公海上任意逞兇。我們用天主教教友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的良心，向英國政府嚴正抗議；並向全世界呼籲：行動起來，堅決反對試驗殺人武器，保衛世界持久和平！

關於聖主日禮儀的變更



天津教區自今年起，遵照教廷聖禮部指示，將聖主日的禮儀作了一些變更（參見本期封面裏趙振亞主教的公告）。爲了使讀者們進一步瞭解聖主日禮儀的意義，特將教廷聖禮部於1955年11月16日頒布的指示中的主要部分，譯載如下：

重訂禮儀緣始

自宗徒時代，我們聖教會每年就追憶救主的苦難、聖死和復活的奧跡。起初，用三天紀念耶穌的被釘、埋葬和復活；以後，聖教會增加了建定聖體的大禮和聖枝禮儀；最後，又產生了“大主日”，因着追憶奧跡的崇高，故名之爲“聖主日”。

過去，我們舉行紀念奧跡典禮，都是在奧跡發生的時刻舉行：建定聖體大禮是在聖占禮五的晚上，因此在占禮五晚上唱大彌撒；占禮六紀念耶穌苦難、聖死的儀式在下午舉行；占禮七在晚間過望復活占禮。

在中世紀前，因了各種不同的原因，舉行這些禮節的時間開始提

前。至中世紀末，便將舉行禮節的時間完全提到早晨。因此有損於禮節的意義，並且混亂了福音敘述和禮節之間的一致性。同時，望復活的禮節，由於在早晨舉行，已失掉了經文和禮節的原有意義。另外，在占禮七提前喜樂，這更失掉了埋葬吾主的痛苦意義。

近世紀來，又有了其他嚴重的改變。因爲大主日占禮五、六、七，許多世紀以來已經列爲罷工占禮，爲使教友不受工作的約束而能參加禮節；但到17世紀時，有幾位教宗，由於社會環境顯著的變遷，遂減少了罷工占禮的數目。1642年，教宗勿爾巴諾第八在 *Universa Per Orbem* 通牒中，把這三天由罷工占禮降爲非罷工占禮。因此這三天內參加禮節的教友，數字顯然

日漸降低。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提前到早晨舉行禮節，而這時學校、工廠、機關全照常辦公，由歷史的普遍經驗得知，在這三天中參加禮節的僅神職班，至於教友出席却寥寥無幾。這的確使人非常悲痛。因為大主日的禮節不但非常尊貴，而為養育教友超性生命還有聖事的效力；並且這些神益，不拘教友在這三天下午作何等熱心的功課，都不能補償。因此，精通禮節者，管人靈的司牧，另外是主教們，在近年來，懇切地請求聖座，將這三天的禮節，仍如古時，移至下午舉行，為使教友更容易參加。

教宗比約十二世深思熟慮之後，已於1951年恢復了大占禮七的古禮，為滿足當時衆主教的請求，也為作一試驗。根據衆主教的報告，這種試驗已經普遍地獲得了最好的效果。同時這些位主教進一步地上書聖座，請求將大主日占禮五、占禮六也恢復古禮。將禮節移至晚間舉行。教宗比約十二世，由於良好的成績及衆主教的請求，遂親自成立整頓聖禮委員會，並令該會對此問題詳加研究，作出決議。決議後，教宗由於事關重大，又作出決定，將此問題提交聖禮部精細地研究。

聖禮部的大員們，在當年7月19日在梵蒂岡召開特別會議。經過成熟的考慮之後，一致認為這種恢復古禮是可贊許的，也是該當進行的。遂後將此決議由該部部長簽名呈報教宗，教宗也就慨然批准。因此，聖禮部奉教宗比約十二世之命，作出下列規定：

1. 凡用羅馬禮節者，今後有責任恢復聖主日古禮。
 2. 整個聖主日彌撒中只念一個祝文。
- Ⅰ、神職班對聖主日的日課經要看新規定的時間。

彌撒的主要禮節

論彌撒的主要禮節：

1. 聖枝主日：聖聖枝及遊行，該在早晨舉行。
2. 占禮五：祝聖聖油的彌撒，該在早晨舉行；占禮的彌撒，該在晚上舉行，但不可在五點以前，也不可在八點以後。
3. 占禮六：舉行禮節該在午後三點鐘左右；但若為教友的好處，可以延遲，但不可遲到六點以後。
4. 占禮七：望復活的禮節適宜的時間是使大彌撒在半夜開始舉行。本地主教斟酌教友和地方的環境

，可將占禮七的彌撒提前舉行，但不可在日沒以前舉行。

指 示

恢復聖主日禮儀的目的，是使這些禮節在適當的時候舉行，使教友們更便宜，能够虔誠的參加而多得神益。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關係。因此聖禮部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在通諭中加以指示，以便實行：

1、神父在禮節方面的準備：

1.本地區正權人（主教）應設法使司鐸們，另外有管理人靈的司鐸們，不但釐清該如何舉行這些禮節，還該瞭解禮節的意義及目的。另外在嚴齋期間，給教友講明聖主日禮節的意義，好能在參加禮節時，心靈上獲得神益。

2.使信友們應該知道下列幾項：

a.對聖枝主日：號召教友踴躍參加聖枝遊行的隆重典禮，好證明自己對基督的愛情和感激。還該勸教友及時地在大主日內辦個妥當告解。神父該勸教友提前一些辦告解，也在最後三天給予教友辦告解的適當機會。

b.建定聖體大禮日：該給教友講明耶穌因愛情在受難前夕立了聖

體、祭獻，並使神父永遠舉行彌撒，作為對祂受難的永遠紀念。還該號召教友在建定聖體大禮彌撒後，熱心朝拜聖體。最後按新禮節的規定，在聖堂內舉行濯足禮，為表示基督對弟兄友愛的命令；也該教訓教友們因這禮節的深遠意義，勸他們在這一天內多行愛德的事情。

c.耶穌受難：該使教友懂得今天禮節的意義。在今天的祝文後，隆重地唱受難始末，並為整個教會及全人類各等人祈禱。以後在堂中，全體神職和教友虔誠地朝拜我們救贖的標記——聖十字架。最後還如同先前的習慣，凡願意並準備妥當的教友，還能領聖體；另外該想我們領的聖體就是今天為眾人受難的耶穌聖體，這樣多沾救贖之恩。神父還該告訴教友多收心，守大小齋。

d.望復活：該告訴教友們聖占禮七的禮節的特殊性質。今天是哀痛的一天，我們該同教會多默想基督的苦難、聖死，並紀念耶穌的埋葬。今天不作彌撒，並把祭台上一切裝飾完全撤去；直到夜間來臨，開始復活的喜樂。夜間舉行聖禮的主要意義是用禮節說明，回憶我們的生命和諸般恩寵皆來自吾主的聖死

。因此從聖蠟說明吾主是世上真光，用祂的光明驅逐我們罪惡的黑暗；唱巴斯卦讚詞，頌揚基督復活之光輝，並紀念天主在古經上做的大事業；以後祝聖聖水，提醒我們同基督一齊埋葬，即死於罪惡一同復活，並度新生活；最後，重新發領洗聖願，許下我們用行為同生活證明我們在領洗時從基督手中獲得的恩寵。末了，求了天朝神聖的轉達之後，就結束了望復活占禮。

II、對聖主日禮儀的幾點注意事項：

a. 為整個聖主日：

1. 在神職人員較多的堂口，該盡量地將聖主日的禮節隆重舉行。若在神職人員缺少的地區，可用簡單的禮節，但不該妨害特殊規定。

2. 舉行新禮節時，除了聖禮部通諭中所規定的以外，一切該遵守羅馬經本上的規定。

3. 整個大主日期間，即自聖枝禮儀至望復活彌撒後結束。在大彌撒中（連占禮六在內），凡五品、六品、二品因職位當念或唱的一切，主祭者免之。

b. 聖枝主日：在祝聖聖枝及遊行時，該用厄利瓦樹枝或其他樹枝。這些樹枝，按着本地習俗或教友

自備，帶往堂中，或在堂中祝聖後分施教友。

c. 聖占禮五：為供聖體該在聖堂內的某一祭台或在聖堂中聖所內適當的地方，並盡量地用帳幔和蠟燭裝飾祭台。當保持莊嚴，躲避凡俗，以適合當日的禮節意義。本堂當及時告訴教友，公共朝拜聖體，因此從當日彌撒一完，至少遲到半夜，該朝拜聖體。

d. 望復活：

1. 望復活的聖蠟在事前要裝飾。（譯者注：如今年聖蠟上要剪貼一十字及兩個字——A.Ω (Alpha Omega) 和1957年字樣）

2. 神職人員及教友們拿着蠟燭，在唱讚詞及發領洗聖願時該點着。

3. 盛聖水的器皿也可適當地裝飾。

4. 若有領洗的，人數多時，可以在早晨舉行，也能用小孩禮節行禮。

5. 若這天有聖品的，主教可將最後的訓話及補贖放在降福以前作。

III、論占禮五、六、七三天內彌撒、領聖體及守空心齋：

1. 聖占禮五該保持羅馬教會

古的傳統，即今天不許私下作彌撒，一切神職人員都該參加大彌撒，更好也領聖體。如為教友需要，本地區正權人可以許可在每個大堂內或公共祈禱公所內作一台或兩台小彌撒，但在半公開小堂內，只能作一台小彌撒。能作彌撒的唯一理由是使教友在這一 天能望彌撒、領聖體，但作小彌撒的時間，也該按聖禮部通諭，與大彌撒的時間相同。

2. 在聖占禮五給教友送聖體的時候，只能在晚彌撒中，或在晚彌撒後立刻送；但有死亡危險的病人不在此限。（同樣在望復活日亦如此。）

3. 在占禮六，只能在午後禮節中送聖體，但臨終者不在此限。

4. 凡半夜後舉行望復活大禮彌撒的司祭，在復活主日本日仍然能作本占禮的彌撒，若有許可，也可作兩、三台。

5. 本地正權人在聖占禮五早晨為聖油已作過彌撒，晚上仍然能作占禮五的大禮彌撒。占禮七願意作望復活的大禮彌撒，復活日仍然能作本占禮的大彌撒。但無義務。

6. 對領聖體前空心齋問題，該隨1953年1月6日聖職部所發的通

諭的指示（為下午望彌撒領聖體所守的新規定）。

IV、解決幾項困難：

1. 由於區域和民族的不同性質而產生了對聖主日禮儀的許多民俗，本地正權人和照顧人靈的司鐸們，若認為這些民俗能助長教友的熱心，也可以明智地適當地加入聖主日的禮儀內，但該告訴教友們這幾天的禮節遠遠超過任何熱心功課及最好的民俗。

2. 凡有在占禮七祝聖房屋（或祝聖其他物品）習慣的地區，本地正權人該加以適當的措施，使本堂或委其他神職人員在復活占禮前後的適當時刻祝聖之。凡去祝聖房屋的司鐸，該掌握住這個機會，如慈父般地拜訪自己的信友，並瞭解他們靈魂的情況。

3. 在望復活大禮彌撒中，唱榮福經時起首打鐘的規定如下：

(i) 若一地區只有一處堂口，在唱榮福經時該打鐘。

(ii) 若一地區有許多堂口，在這些堂口中或同時或不同時舉行禮節，該當同主教座堂一齊鳴鐘（或同主要堂口一齊鳴鐘）。若不知何堂為主要堂，則問本地主教。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舉行茶會

歡迎捷克普洛伊哈神父

〔北京訊〕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於3月27日下午3時，在北京西什庫總堂舉行茶會，接待捷克衛生部長普洛伊哈神父。普洛伊哈神父是這次以西羅基總理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團員之一，他在訪問我國期間，愉快地接受了籌備處的邀請。

出席茶會的有在北京的籌備處副主任李伯漁主教、趙振聲主教、李君武副主教、董文隆代主教、李維光代主教、李德培神父，以及參加籌備處工作的周健鐘、連秋航、胡少甫、湯履道等教友，還有北京市愛國會主任馬文純神父和北堂本堂姚光裕神父。

李伯漁主教在會上致了歡迎詞。他首先代表籌備處全體神長教友向普洛伊哈神父致以熱烈的歡迎，並請普洛伊哈神父轉致我國的神長教友對捷克神長教友的基督神昆的友誼。接着他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的訪問我國，大大地發展了中捷兩國政府的友好合作和增強了中捷兩國人民的友誼。相信我們今

天的友好會見，也必然有利於促進兩國神長教友的深厚友誼，和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李主教又說：中國神長教友正和全國人民一道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為進一步開展愛國愛教工作而積極努力。我們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神長教友，對於我們的愛國愛教事業，必將給予更大的鼓舞和支持。

普洛伊哈神父對籌備處的熱忱接待，表示愉快和感謝，並願代表捷克神長教友向中國神長教友們致以基督弟兄的問候。接着又說：捷克各宗教界人士，都聯合在民主政權中，捷克神長教友充分地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正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而努力。而主教、神父、教友組成的和平委員會，正不斷為祖國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作出有益的貢獻。普洛伊哈神父並滿意地稱贊了中國神長教友為籌備建立全國性愛國組織而作出的努力，認為這是有利於自己國家的建設和教會事業發展的。普洛伊哈神父在講話中又指出：國際間天主教人

士的友好往來，對於增進相互之間的了解和聯系，加深各國人民的友誼，以及發展各國的傳教事業，都會起着積極有益的作用。

茶會在親密友愛的氣氛中進行

，大家就兩國神長教友和教會方面的情况，又作了較長時間的親切的交談。

會後並在西什庫大堂前攝影留念。（照片見封面）

福建聯合修院在增產節約中前進

自從黨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增產節約號召之後，各機關、團體都熱烈地響應這個偉大的號召，並且都取得了不少成績。我們修院也是不例外的。

我們同學通過了增產節約學習之後，思想上都明確了這個運動的重大意義，都一致認為在修院內也有必要開展這個運動。於是大家都認真地檢查過去修院所存在的各方面浪費現象。

的確，過去修院存在着不少浪費現象。例如：每月電燈要用48度，自來水要用20噸，煤要燒20担左右，共要花人民幣81元左右。最近由增產節約運動開展以來，在短短的一個多月中，在全院師生員工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電燈已經節約了10度，自來水5噸，以前是燒煤，現在換燒木柴，共計節約合人民幣16元左右。這個

數字以修院來講是可觀的。大家不但在節約運動中有成績，而且在增產運動也有同樣的開展。同學們利用了課餘的時間，把荒地種起了蔬菜，把空地培植了桑樹，並且還配合工友們養豬等等。大家在勞動中都覺得勞動是最光榮的事情，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

增產節約運動在修院內開展，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這個運動也是符合聖教會道理，另一方面來講，我們修院的經濟，都是以窮苦教友血汗換來的。他們爲了愛主的緣故，誠心誠意地來幫助聖教會，培養下一代神父。所以我們修院浪費是不應該的，大家都表示，今後不但要鞏固原有的成績，而且還要在修院內，把增產節約運動再向前推進一步。

（福建聯合修院修生 李翼文）



耶穌復活

講道台

· 姚正一神父 ·

“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青年，身穿白衣，坐在右邊，她們就驚恐起來了。他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不是在找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的耶穌麼？祂復活了，祂不在這裏啦，你們來看看安放過祂的地方。’”（谷，16章，5—6節）基督從死者中復活了！司祭、經師們、法利賽們苦心積慮千方百計地慘殺了祂，從此認為萬事大吉了。然而，基督却像祂事先說過的一樣，“基督不得不受苦受難，在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路，24章，46節）而復活起來了。從此嚴寒過去，大地回春，天上地下歡呼踴躍高歌着“啊，來，樂呀！”（Alleluja）的凱歌。信仰基督的人們，從此手舞足蹈，載歌載舞地歌唱，歡呼：“啊，來，樂呀！基督復活了！”

根據我們的信條，我們知道死亡絕不是人類生命的消滅，它絕不能使人無影無蹤地化爲絕對的“無”。死亡不過是人“生存方式”的

改變。換言之，人的肉體和感官在現時生活的暫時內，與不滅的靈魂相結合，度着現世的生活。人一死並非完全消滅，不過是靈魂離開了約束它的肉體，走入超空間超時間的另一世界去，根據它在現世生活的善惡，接受賞報或懲罰。肉身是靈魂的伴侶，是靈魂現世行善或作惡的工具。靈魂的工作全靠着肉身的幫助和合作，所以它有權利和責任再與靈魂結合起來，共同享受永久的福樂或嚐受永久的苦痛。這種重新的結合，便是復活。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既以十字架上的絕對順命光榮了聖父，祂的肉身受盡了艱難苦痛，完成了聖父向祂要求的救贖事業，那麼，天主聖父也理當讓它和基督的靈魂共同享受光榮與稱譽，換言之，也理當光榮它，使它復活。

不容否認的事實——宗徒們的“復活信仰”

耶穌的宗徒們和徒弟們都確信

耶穌的墳墓空了，祂死後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了。此即所謂的宗徒們的“復活信仰”。他們曾大聲疾呼地向猶太人、外邦人宣傳了這種信仰，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

“人把祂釘在木架上制死祂，可是第三天，天主使祂復活了。”（宗，10章，40—41節）“你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我們祖先的天主使祂復活了……我們親眼看見了這些事，天主將聖神賞給了順從祂的人，聖神也是這些事的見證。”（宗，5章，31—33節）並且他們會因着復活的基督的名號，顯了奇跡：治好了聖殿門前的癱子。當司祭長、經師、法利賽人把宗徒傳到他們跟前審問時：“你們以什麼權柄，因誰的名作了這事呢？”（宗，4章，7節）而他們得到的答案是：“諸位和以色列全民族，都要知道，他是以你們所釘死在十字架上，藉着天主從死者中復活的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痊癒。”（宗，4章，1節）够了，不必再舉例了。以上這些記載已够證明宗徒們是確有“復活信仰”的了。然而，這一事實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呢？是耶穌的屍體被門徒和朋友偷去，而後說祂復活了？是宗徒們對耶穌的迷信

心深，而產生了病態心理，由幻想而產生了幻象，反而以為真的見了耶穌，而產生了無意識的錯誤宣傳呢？或者是宗徒們同謀共策偽造事實有意來造謠行騙呢？不，決不是這樣的。這種種設想只要我們肯打開聖經細讀一番，就會不攻自破的。

我們知道，司祭們真想的無微不至，他們就深怕宗徒們從中搗鬼，惑亂民心，便一同去見比拉多說：“大人，我們記着那騙子活着時說過這句話：‘三天以後我要復活。’所以請你下命，看守墳墓直到第三天，免得他的門徒把他偷去，然後對人民說他從死者中復活了；這樣，其後果將要更糟糕了。”（豆，27章，62—64節）得到比拉多的許可後，他們便堵好了墳墓，把石頭封了起來，並且派了一支軍隊守住了墳墓。另一方面，根據聖經的記載，當時耶穌的門徒們都已消聲匿跡，何敢再來偷竊屍體，更何況有軍隊駐守着呢？況且他們偷取基督的屍體，究竟出於何種心理呢？若還信仰他們的師傅，一定要等着祂來應驗“若納先知”象徵的預言吧，又何必去偷呢？如果他們對基督已失掉了信心，那末，偷之何益呢？還不各返原職，懷着“往事不堪回

首”的悲哀，深恨自己受騙了麼？

宗徒們的“復活信仰”，若說是由於基督的慘死，使他們受了極大的刺激，以至官覺迷亂而沉醉於幻想界，因而產生了基督的幻象，使這些樸實的人們，便自信真地看見了基督，而認為基督真復活了，這種說法尤其不合情理，違背了當時的事實。我們知道當時宗徒們對於耶穌的復活，不但沒有任何心理作用，而且還抱着一種“基督一死百事俱了”的成見。“我們本來希望祂就是拯救以色列的默西亞，結果不幸出了這事。”（路，24章，21節）“我若是看不見祂手上的釘痕，不用我的手指探入，不用我的手探祂的肋旁，我決不信。”（若，21章，25節）“他們還是不信，還是驚懼。”（路，24章，4節）“即便聽見她報告耶穌復活了，她自己見了祂，他們還是不信。”（谷，16章，11節）況且，根據全部聖經的記載，我們很可以看得出來，宗徒們希望的默西亞，應該是一位民族英雄，猶太國的復興者。因而他們也可以高居十二族之上，飛黃騰達，坐享榮華富貴。厄瑪伍路上的兩位門徒所表白的，就是這層。耶穌升天前，宗徒們急於向耶穌詢求的

，也是這層。“主啊！就在這時，你將復興義撒厄爾的王國麼？”（宗，1章，6節）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即便幻想着基督的復活也應該是驚天動地的，對祂的仇人是雪恥報恨的；並用祂的神權神力征服整個世界的復活，絕不會是無聲無臭，對仇人不施報復，對當時的侵略者——羅馬帝國不加殲滅，不示憤恨，而僅是靜悄悄只顯示於少數人的復活。這樣，如果說宗徒們的“復活信仰”，是出於他們的幻想，未免太不合情理，不符事實了。

那末，宗徒們的“復活信仰”是不是他們同謀共策，偽造事實有意地行騙呢？我們知道記載耶穌復活的，除了四聖史外，尚有聖保祿給格林多人的書信。在這五處的敘述中，對於基督復活顯現的次數與情景，各有異同，足見基督的復活，使他們不自禁地感到極度的興奮與歡欣，因而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各人根據自己注意到的景情，不相為謀地記載下來，假如我們在大處着眼的話，便可看出復活的事實是相互補足相互吻合的。況且宗徒如果行騙，究竟於他們何益呢？“復活宣傳”，不過帶來了許多艱難與殉命的苦痛：“下令抓住宗徒，押

在公共監裏。”（宗，5章，18節）

“黑落德抓捕了教會的幾個人，企圖害死他們，因此他命人砍死了若望的弟兄雅各伯。”（宗，12章，1—2節）“抓住了伯多祿就把他押在監裏。”（宗，12章，4節）據此，我們便可知道，宗徒們即便是世界上最不理智的傻瓜，也不會，且亦不可能爲了自己的謊言而甘於受害殉命的。那末，宗徒的“復活信仰”究竟如何才能正確地解答呢？答案只有一個：“基督是真復活了。”

復活是信德的證據

天主賜與了人類理智，祂也願意我們在一件事上都服從理智；同時祂又要求我們因着祂的言語而信仰祂。可是信仰是屬於理智的行爲。既然我們是用我們的理智去信仰，而理智的行動應當是完全理性的、合理的，那末，信仰就必須基於合理的動機。實際上耶穌基督會表示出來祂願意我們基於合理的動機去信仰祂。祂用了許多證據，尤其是祂自己的復活來證明祂是真天主，祂的使命是由天主而來的。“你以什麼爲憑，證明你可以這樣作？”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聖殿，我三天內必要重新建築起來。”

（若，2章，18—19節）這樣，基督的復活便成了我們信仰的基礎。假使基督沒有復活，祂便沒有權利“這樣作”，更無權利要求我們信仰祂；換言之，祂所行的一切都是假的，祂訓誨我們的一切也是假的，祂自己是一個頭號騙子。聖保祿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所宣講的，便是虛偽的，你們的信心也就是虛偽的。”（格前，15章，14節）聖路加更總括了宗徒所宣講的目的和要旨說：“宗徒們用盡全力，對於耶穌的復活公開的作證。”（宗，4章，93節）而且，當法利賽人向耶穌要求聖跡來證明祂是默西亞時，耶穌也曾舉出祂的復活來：“除了若納先知的聖跡以外，並沒有別的聖跡給他看。”（豆，12章，39節）當基督發顯了聖容後，對三位宗徒說：“非等到人子從死者中復活起來，你們不可將這顯現告訴給任何人。”（豆，17章，9節）看，基督自己是怎樣重視祂的復活，而拿它來做自己一切的憑證呢？同時，按着基督的計劃，宗徒便是未來教會的柱石，他們將左右後世億萬人對祂的信仰，他們要在人前宣佈“復活”的佳音，作基督復活的誠實見證。所以使祂

們觀察了祂復活的奇蹟，親手撫摸祂復活後光榮的傷痕，冰釋了他們及後世億萬人的懷疑，使祂的復活成了我們信仰上不容置辯的憑證。

復活與我們

耶穌基督的光榮復活，是由辛勞痛苦中得來的。沒有十字架上的羞辱，便沒有復活後的光榮；沒有受難時的茨冠，也沒有復活後的榮冠。鞭傷釘孔變成了勝利的光輝，猶太人的笑罵變成了天神的讚揚。所以金口聖若望說：“復活的光榮消滅了受難的凌辱，五傷的光芒成了天主與人和平的虹霓。”而祂的復活便是我們將來復活的希望，復活的保證。因為我們與基督共同組成了一個奧妙的身體；祂是頭，我們是肢體。“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子。”（若，15章，5節）“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格前，19章，27節）祂當然希望祂的肢體，將來有一日也要像祂一樣地光榮復活起來的。“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了，作長眠者的前鋒。”（格前，15章，21節）“如同衆人都因亞當而死，也都要因基督而復活。”（格前，13章，22節）所以聖額

我略說：“吾主耶穌死亡，是爲了使我們不怕死亡；吾主耶穌復活，是爲了盼望我們同祂一樣復活。”聖保祿宗徒說：“耶穌爲了我們的罪被解送，並爲了我們獲得成義而復活。”（羅，4章，25節）

然而，我們既然知道基督的光榮復活是由於祂十字架上的完全順命，我們將來是否能夠光榮復活，當然也要看我們現世生活是否聖善而定了。換言之，我們欲得光榮的復活，現在就應從肉情私慾偏情毛病中振作起來，度起新的生命，如同聖保祿所說：“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日日更新。”（哥，3章，9節）因而以往那種自私自利、奢侈浪費、縱情任慾的罪惡生活，就應當徹底改掉。要度起謙遜誠實、勤儉節約、循規蹈矩、奉公守法、離棄罪惡的聖善生活。換言之，要死於罪惡，活於基督。我們今天慶祝基督的復活，因基督的復活歡欣踴躍。然而却不能忘記祂的復活是我們靈魂復活的模範。應當從今而後，過一個相稱“耶穌真徒”的生活，事事求祂的歡心，時時專務修德立功。這樣將來才能光榮地復活起來。

中國歷代有關政府對待天主教的態度

(上)

· 嚴 善 ·

自從 635 年（唐朝貞觀九年）景教傳入中國，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在這段時期內，經過了唐、元、明、清的幾個封建朝代，後又經過了解放前的中華民國和解放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段。由於歷代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不同或在同一個朝代因時勢轉移而改變了對天主教的政策，因之影響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廣揚。我們略一翻閱有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書籍，便能看到一時天主教興盛起來了，一時又衰退下去了，甚至有時中斷了。這其中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天主教的傳教方法也有相當的關係），但是歷代的有關政府怎樣看待天主教，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這篇文章研究的問題就是提出：中國歷代政府爲什麼忽而寬待天主教，忽而禁止天主教的流傳呢？筆者在這方面的知識很淺薄，論點不一定正確。還請諸位神長、教友，不吝指正爲幸。

許多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書籍上，都談到天主教在唐朝以前傳入中國的事情，但多語寫不詳，並且各家說法不一，同時很多的記載沒有涉及到當時的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態度，所以這裏就不具論了。這裏的談述從唐朝景教開始，而主要根據是 1625 年（明天啓 5 年）在陝西省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爲了避免混淆起見，在沒有敘述景教碑的本身和唐朝政府對待景教態度之前，先得略略地交代一下景教的性質和大秦究竟是什麼地方。

景教是聶斯脫利派（Nestorians），聶斯脫利派乃是第五世紀的一個異端，它所講的道理是反對聖母爲天主之母，概要言之，就是：耶穌的天主性和人性沒有合而爲一，不過是附着於聖母所生的人，因此

聖母所生的只是一位純人，既然是純人之母，也就不能說是天主之母了。我們信奉聖教的人們，一看見聶斯脫利派的謬論，就知道它是異端，在此也無須多加駁斥了。還有一個問題：“大秦”究竟指的是什麼地方？一般宗教史學家承認景教是自波斯傳來的。唐代時中國人和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全都有來往，中國與波斯的來往更爲頻繁，而波斯又是聶斯脫利派的集中地點，景教自波斯傳入中國，當然是可信的事情，因此，碑上所說的“大秦”，就是指波斯無疑了。

景教既是異端，爲什麼各種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都談到景教而且很重視呢？我想這個道理可以從景教碑的碑文中找到的。碑文中所述大概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一是闡述景教的道理，一是景教傳播歷史的，而在闡述道理中所談的天主三位一體、天主造世造人類、原祖犯罪、聖洗、彌撒、祈禱、煉獄等等，並未越出聖教範圍，它的異端部分却未加以宣傳。因此很多論者也就認爲聶斯脫利派是在中國傳播基督的福音了。今天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景教的問題，目的是要看一看唐朝是怎樣對待景教的。

紀元635年（唐太宗貞觀9年）有名爲阿羅本的，帶着經卷從波斯到了中國當時的首都長安。太宗命宰相房玄齡在京城西郊“賓迎入內”，准許他在皇宮內翻譯經典。又三年，讓他隨地宣傳，“隨方設教”，並在長安城西北角建立大秦寺，阿羅本乃晉昇21人爲景教神職。高宗即位，更是優待景教傳教士，封阿羅本爲“鎮國大法師”，命各州建置景教寺，這時候正如碑文所說：“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景教真是盛極一時。在武后朝及睿宗時代會受挫折，但到玄宗即位，景教又得到寵庇，玄宗令寧國等五王到大秦寺參加景教禮儀，又令送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的像懸掛寺中，以表示寵幸，還降旨裝飾聖堂，親題匾額。安祿山之亂，許多景教堂被毀，肅宗命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教寺，代宗每年於耶穌聖誕占禮，置備異香，送至景教寺，又令備御膳給司祭吃，德宗也優待景教，以後歷順宗、憲宗、穆宗、文宗，景教宣傳似一往順利。但是到了武宗朝却遭了大難，“唐書食貨志”上說：“會昌五年（845年）武帝廢浮圖法，天下廢寺四千六

百，耨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景教與景寺必於此時毀滅，景教僧則勒令還俗，或驅逐出境。中外交通史料匯編上也說：“大秦寺之被廢，與景教碑之漂沒，皆必在此時也（武帝時），五代及宋時在中國之基督教完全消滅，五代與北宋時，基督教在中國必已完全掃滅，蓋是時中國史籍，無有道及大秦寺及大秦僧者也。”

計自635年（貞觀9年）至845年（會昌5年）只有二百一十年，在此期間，景教傳入中國，由極盛到消滅，變化太大了，同時尤可注意的是，在這時期裏，並沒有改朝換代，同在一個唐朝，而它對待景教竟有如此不同的政策，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有這樣一段：“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名，觀其元宗，生成主要，詞無繁設，理有忘鑿，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由這一段詔書中，我

們可以窺見唐朝歷代皇帝之所以籠庇景教，並不是因爲他們懂得了景教的道理，要信奉天主教，（事實上他們沒有一個領洗入教）他們是要利用景教來鞏固封建統治的王朝。我們知道，在封建統治時代有所謂“神道設教”之一說，是要利用宗教以補法律之不足，使老百姓服服貼貼服從統治者。在唐朝佛教是很盛行的，玄奘往“西天”取經，就是在這個時代，道教也很盛行，好幾個皇帝就深信方士，那麼，也許有人要問，爲什麼又籠庇景教呢？這道理也很簡單，就是要各種宗教一同爲他們統治階級服務，所謂多多益善。正如詔書中所說：“隨方設教，密濟衆生，”又說：“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就是這個意思了。正因爲這樣，所以景教才在唐朝興盛了二百餘年。

談到這裏又發生一個疑問，同是一個朝代，同是封建統治者，爲什麼唐武宗又消滅景教呢？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說：“唐武宗嗣位，酷信道教，惑於道士趙歸真之說，求長生不死之術，又受其慫恿，下詔拆毀天下寺宇，勒令僧尼還俗，大秦寺穆護僧二千餘人亦被驅逐，按穆護亦作瑪日，譯言博士，有

師傅之義，蓋當時景教士之通稱也。

封建統治者，固然念念不忘鞏固他的統治，使他的子子孫孫皇統不墜，但是也有時他的個人利益要超過他的整個皇朝的利益，唐武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要求長生不老之術，頓時忘記了他的祖宗多方“神道設教”的遺訓，而獨信道教的方士，毀滅佛和景教，使得在中國境內直到元朝才得重聞基督之福音。

二

唐武宗以後，景教雖絕跡於中國境內，但在中亞細亞仍很繁盛，自蒙古成吉思汗侵略信仰景教之回紇，又侵中夏，中亞細亞之景教乃捲土重來，並極一時之盛。馬哥孛羅在他的遊記中說：“由喀什葛爾以東，直至北京，沿途一帶，幾無一處無聶派（聶思脫利）基督教徒也。”又說：“在中國各地，如蒙古、甘肅、山西、雲南、河北之河間、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蘇之常熟、揚州、鎮江等處，皆有聶思脫利派及其教堂。”與此同時，天主聖教也傳入中國。在元史上屢屢說的“也里可溫”，即基督教

之總稱，包括有聶斯脫利派異端和方濟各會士傳進之天主教。

元時天主教怎樣傳入中國的呢？其大略如下：

自十三世紀之初，蒙古侵略者侵入東歐，促進了歐亞交通之發展，密切了中西文明之接觸。在當時就有東歐的教友前來中國，天主教傳教運動也就發生在這個時候。1245年教宗意諾增爵第四遣派方濟各會士柏郎嘉賓（Jean du P'an-Carpin）見韃靼王，開羅馬教廷與元朝使節之先聲，此後則不斷有信使往還，但是駐在中國傳教而成立總主教區的，實由孟高未諾（Monte-Corvino）開始。1305年（元成宗十年）孟高未諾致書於歐洲同會士說：“余初來北京，建築聖堂一所，內懸三鐘，領洗者達六千，設無聶斯托利派阻擾，即三萬領洗亦在意中也。余又收養幼童一百五十人，教以拉丁及希臘文，又為彼等寫錄聖咏及三十首聖歌、大日課等，其中十一人已熟悉聖咏，余為之組織唱咏班，按時唱誦，皇帝亦甚喜來聞也。”

教宗格來孟第五聽到孟高未諾在中國開教之成績，很是喜歡，於1307年特遣方濟各會士七人（均係

有主教品者)，來到北京祝孟高未諾爲北京總主教，並授以統理遠東教務，頒給有簡授主教之權，爲各主教劃分區域，凡添設之主教皆屬於北京總主教權下。

1328年孟高未諾總主教故去，享年八十三歲，他在中國傳教三十八年，授洗三萬餘人。

由上面的簡單敘述看來，無論是聶斯脫利派異端或是天主教，在元時都是一帆風順的，而傳教士們也受到政府的特殊待遇。“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記載：“元史世祖紀，至元19年4月，勅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糧，從此教士食祿於朝，受公家豢養，如職官然，至軍籍之註銷，徭役之豁免，租稅之蠲除，種種權利，亦得與所最崇信之桑門，一體均享，此元代基督教之也里可溫所有之位置也。”

這樣說來，元朝歷代皇帝是很重視基督教了，但是事實又不是這樣，他們實際上對基督教是很輕視的。成吉思汗就這樣說過：“天上唯一真主，地下唯一可汗，凡目所能見，耳所能聞，足所能至之地，悉令歸我。”1245年，教宗意諾增爵第四遣使臣柏郎嘉賓致元帝的國書，希望他停止侵略，熄滅烽火，

說：“……余聞王等侵入基督教諸國，以及他境，所過殺戮，千里爲墟，……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類於一家，揚敬事天主之理，特申勸告，並警戒請求王及部下，止息此類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這樣的忠言，元帝並沒有聽從，而有改悔之意，反而非常傲慢地答復教宗說：“……又謂爾等見國兵殺人，尤以基督教教友匈加利人，波蘭人及摩拉維亞人（Moravians）等，甚爲詫異，云云，……茲特答爾如下：彼等不守天主及成吉思汗之教訓，相聚爲不善，殺戮我國使，故天主震怒命滅彼國，而交入朕手也……。”他在復書中屢屢說到天主，實際是褻瀆了天主聖名，天主豈能讓他慘殺同類、滅人國家？此外，元朝歷代皇帝輕視基督教之言行還很多很多，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元朝各帝爲什麼把基督教教士養成爲特權階級而又一面輕視基督教呢？這可以說是侵略者利用基督教的手段。我們知道，元朝把全國人分爲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凡官之正職都由蒙古人充任，第二等是色目人（即是歐洲人和波斯人等），充任官的副職，第三、四

等才是北人和南人（即一般的老百姓）。

元朝侵入中國後，對於統治這樣一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的地區，在人力上是感到缺乏的，於是不得不找別的族人幫忙，那就是色目人。而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則絕大多數是色目人，所以也就獲得寵幸。對於基督教本身在當時統治者眼中雖然他們自己不加重視，但也認為“有裨於國家政教”，所以准其傳播，而尤可注意的是傳播對象不是華人。“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說：“元時北京各處，外籍客民最多，西域各部落人、歐洲人、西南諸番，多不勝數，若蒙古人，與元之皇家同種，更不知凡幾。凡此諸人瀰漫於官商各界，以理度之，當時奉基督教者，此類客籍人居多，而土

著之華人實居少數。”“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也說：“元代之信奉天主教者，大抵皆係西域各部落人，真正是中國人絕無而僅有。”

元朝統治中國人民共有一百餘年，其殘暴之虐政，恆為國人所切齒，而它的實行虐政，色目人實是幫兇，他們當然也自知為中國人所痛恨，那就無怪乎“當順帝北去時，在朝供職之奉教人員，多隨之俱去”了。由此觀之，元朝基督教的絕大多數的傳教士是被統治者所利用，而在廣大的老百姓的眼中，他們也就變成為侵略者了。因之元亡之後，不僅它的“一切建設”等等全被消除，基督教（包括聶斯脫利派異端和天主教）也隨之而絕跡於中國了。（未完待續）

“我愛天主和我的國家”

“人民中國”半月刊發表李德培神父的文章

在本年3月16日出版的英文“人民中國”半月刊（1957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副主任、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主委李德培神父的一篇文章，題為：“我愛天主和我的國家”。在這篇文章中，李神父用解放後天津教會的實際情況、天津神長教友的宗教生活和愛國活動，說明了愛國愛教的一致性。



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體會

——在政協甘肅省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甘肅天水教區 趙經農代理主教

我是一個宗教工作者，願意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統戰方針談一談個人的膚淺體會。請大家批評指正。

解放幾年來，由於領導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和教育，尤其是新鮮事物和偉大成就的不斷感染，我和全國人民一樣，是誠心悅服黨的領導，擁護黨的政策。但是對自己所從事的宗教工作，不免也和有些宗教界朋友們一樣，在思想深處存在着一種宗教前途黯淡的疑慮，因而就不同程度的影響着情緒的波動和政治的開展。可是到了今天鐵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疑慮是天真的、無謂的，黨和政府畢竟是偉大的、正確的。正當國家建設飛躍進展的同時，重新估計統一戰線的偉大作用，進一步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莊嚴方針，接着即以各項的有效措施來貫徹方針的實施，如這次我們省政協會議，代表性的更加廣泛和擴大舉行等，都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我們還再有理由存在疑慮，自甘落後嗎？黨和政府爲了祖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最大的幸福，苦心孤詣的想盡方法來挖掘和發揮有利於國家建設的各種積極因素，來儘量在我國實現人類最理想的社會。這和我們宗教界的理想和願望是完全一致的。再則這個方針的提出，對於我們黨外人士，尤其是宗教界的人士，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也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艱巨任務。所以我們既要保持“長期共存”的光榮，更要盡到“互相監督”的責任。歷史證明，千百年來宗教界的理想，不僅依然是理想，而且不時的遭受着歧視和摧殘。要實現我們的理想，只有誠心誠意的接受黨的領導，在黨所開拓的光明大道上，以我們宗教信仰者純潔的、虔誠的心靈，發揚我們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和平的優良傳統，緊密的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各盡所能，截長補短，爲盡速完成祖國建設的豪邁事業而奮鬥！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編者按：最近我們又收到了幾篇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的稿子，但是內容多半與我們在過去幾期發表過的文章大同小異。現在我們把謝稚繩、許明達兩位先生所寫的一篇發表在這裏。今後，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什麼新的意見，我們就不再發表了。

略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與天主教的關係

· 謝稚繩 許明達 ·

由陳與義先生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已經在“廣揚”半月刊上進行了很長的時期了。許多位神長教友對這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做到了“互相切磋”。這種現象是可喜的。這次討論是有收穫的。通過這次討論，不但使人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使人們更加信賴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同時，也使人們更清楚了為什麼天主教會與世長存，不能消滅。在這一點上，我們願意特別指出，葉菁神父、李文華修士等人所寫的文章中的一些有關天主教

所以會與世長存的論點，是令人信服地說明了我們所信奉的天主聖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消滅的。這樣的態度，我們認為，是所有的虔誠的教友所應有的基本態度。也只有從這一基本態度出發，才能對這次討論的問題和其他一般問題有正確的看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同時，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在這次討論中，有的文章的作者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宗教。這不但不是我們教友應有的看法，同時也於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無補。

現在，我們打算對這次討論中所涉及的幾個問題談談我們的一些

不成熟的看法。爲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的意見，我們將依次地談一談以下幾個問題：（一）有關天主教的存在的問題；（二）天主教與共產黨的關係；（三）“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與天主教。

既然我們身爲教友，首先就不應該對天主教的前途表示懷疑。但是，由於我們實際生活在一個由無神論者的政黨所領導的國家裏，自解放以來讀到或聽到無神論者對宗教的看法，有的人不免在思想上要有所波動。因此，我們認爲，像趙若翰先生的那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想着重地談一談天主教的前途的問題。

我們認爲，天主教所以不會消滅而將與世長存，不僅能從聖經上找到根據，即在一般的歷史書籍上，也可以找到證明。溯自有人類那天開始，就有了宗教——對神的信仰和崇拜。雖然原始人類的宗教與我們的宗教不盡相同，但在相信有神一點上，是與我們一致的。而自耶穌建立新教（區別於古教的說法，並非基督教）以後，兩千年來，我們的聖教會更由當年的寥寥可數

的少數人的信奉，發展成爲一個擁有數億信衆的世界上的最大宗教之一。吾主耶穌關於聖教會“堅如磐石”的訓示和上述的歷史事實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聖教會必然是要與人類共終始，直到世界窮盡爲止；這也就是說，在國家與政黨都因社會的發展而消滅之後，我們的聖教會也一定會巍然獨存於天地之間，繼續完成她救人靈魂的神聖使命。

作爲一個天主教徒，我們是不能同意無神主義的宗教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宗教列爲建立在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之一，從而得出結論說，宗教有一天必然要消滅。我們當然認爲這種看法是不能接受的。上面已經說過，宗教是從有人類那一天就開始有了的，一直到今天仍繼續存在，這就說明宗教不是階級的產物，與政治、法律、文學、藝術等爲一定的階級服務的“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我們認爲無神論者對宗教前途的論斷是有待討論的，因此也就不足以構成我們教友爲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担心的理由。

宗教是沒有階級性的，我們的天主教自然也不例外。這一特點就

決定了我們的聖教會的性質與任務，使她成爲與政治無關而專務人類的靈魂事業的團體。

我們說聖教會是沒有階級性的、與政治無關的，並不等於說信仰天主教的人們（我們的神長和教友）也是沒有階級性的、與政治無關的，這就與帝國主義分子過去用“宗教是超政治的”的說法爲掩護來唆使我們脫離政治、不問國事，有根本上的區別。我們說聖教會是沒有階級性的，是因爲我們的聖教會是以救全人類的靈魂爲己任，不拒絕任何階級的任何人信奉我們的宗教。事實也證明，就是在今天，我們的宗教仍爲各階級的人所信奉；而只要他們遵守教義和教規，是都可以救靈魂的。我們說聖教會是與政治無關的，是因爲教會的終向是與政治的工具（如國家和政黨等）的終向了不相侔，是因爲“聖教會從未許過把傳教事業作國家的政治工具”（教宗比約第十一世在1926年6月15日致中國各教區領袖的公函），是說明聖教會的純潔性與神聖性。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既然聖教會是沒有階級性的、與政治無關的，信教的人們就可以超階級、超政治了。恰恰相反，任何人

都屬於一定的階級，因爲階級的劃分主要是基於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等等，而不是基於宗教信仰；任何人都不能超政治，因爲他們都分別屬於一定的階級。聖教會與信教的人們是兩回事，不能混爲一談。

我們所以費了這許多筆墨來討論聖教會與政治的截然不同，是因爲在這次的討論中，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聖教會與政黨能不能相提並論？我們的看法是，聖教會既是沒有階級性、與政治無關的，當然就不能與政黨相提並論，雖然我們並不同意所謂把聖教會與政黨相提並論了就會降低聖教會的“神國”地位的說法，因爲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高低之分，只是性質不同、任務不同而已。同時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們認爲聖教會與政黨不能相提並論，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認爲“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完全與我們天主教沒有關係。這一點，我們留在後面去說明。

二

雖然我們認爲天主教與政黨性質不同、任務不同，但是由於在中國的天主教是存在並活動於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裏，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個問題，天主教與共產黨的關係的問題。

天主教的傳行，可以說是“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從來就沒有出現與什麼政黨有問題需要解決的關係，而只是在世界上出現了共產黨以後，才發生了這樣一個新的問題。這是因為，天主教是有神論者，而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有所不同。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裏。

天主教與共產黨兩者的意識形態雖有所不同，但這並不等於說，天主教要在處處都反對共產黨，共產黨要在每一點上都反對天主教。我們天主教所不能接受的，是共產黨的理論中的無神論部分；共產黨所不能接受的，是我們對於神的信仰和崇拜。但這些都不足以構成“天主教與共產黨誓不兩立”的理由，因為儘管我們的信仰不同於共產黨的無神論，但是共產黨所努力建設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却與我們的教義中的有關部分並不抵觸。同時由於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認識到（當然只是從無神論者的立場上認識到）宗教所以會長期存在的道理，所以從不採用

行政手段來對待人們的宗教信仰。因此我們認為天主教與共產黨是完全可以“求同存異”的原則下相安無事的。

具體到在中國的天主教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這問題可以說是已經解決了的。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黨與一切宗教（天主教當然也包括在內）的關係的最高原則——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一原則，據我們的體會，對信仰宗教者和不信仰宗教者具有同等的意義；而其訂立在國家大法上的事實，又說明它對全國人民有同等的約束性。根據憲法第88條的規定，一切願意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有他們的自由，這也就意味着他們的信仰以及與信仰有關的一切活動都受到國家的保護，任何人不得加以強迫和歧視，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切不願意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也都有他們的自由，這也就意味着他們不信宗教的權利也同樣地受到國家的保護，任何人也不得加以強迫和歧視。

我們說共產黨的這一原則（亦即宗教政策）是英明的，是因為這

是解決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矛盾的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信仰上來說，有神論與無神論之間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信教的公民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信仰的不一致，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的範疇的，不能當做敵我之間的矛盾來看待。同時，這種矛盾又無礙於信仰宗教者與不信仰宗教者之間的團結，無礙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只能這樣地“求同存異”，各行其是。這個原則，我們深信是不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有所改變的，因為很難想像會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處理共產黨與各宗教之間的關係。

也正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原則，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和政府，對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們的要求，就不是什麼放棄宗教信仰，而只是愛國守法，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同時，我們再看一看，我們天主教向一個國家、政府所要求的最大限度的權利是什麼呢？我們再引用教宗比約十一世的一些訓示：“歷史證明，任何民族，任何政體，聖教會均可與之適應。聖教會教人尊敬合法長官。為教士教民所要求的，不過是自由、安全和普通權利

罷了。”（引同前）超越這個範圍就是帝國主義分子所要求的特權，而不是我們聖教會為了傳教、救人靈魂所必需而又充分的條件了。

三

我們首先就天主教與世長存及天主教與共產黨的關係的兩個問題發表了我們的看法，是有利於澄清這次的爭論的。從這樣的前提出發，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適用於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的問題，便有可能在認識上漸趨於一致。

中國共產黨據以處理它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的這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一部分，所以其中若干成分是屬於統戰政策的共同性方面的；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在提出這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黨派政策時，雖然是針對各民主黨派提的，但因它是基於黨的統戰政策的，所以在這個原則提出之後，不但各民主黨派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同時也使與各民主黨派同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的無黨派民主人士得到了很大的啓發。這就是為什麼胡文耀先生在參加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後，很受感動地說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產黨充分信任黨外人士，民主合作。所謂黨外人士，我想是包括天主教友在內的”體會的道理。這也就是爲什麼陳與義先生認爲這一原則“同樣也適用於我們與共產黨之間”的道理。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爲胡文耀先生與陳與義先生的態度是無可非議的。我們每一個神長和教友，也確實應該從這裏更清楚地認識中國共產黨願與一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共同爲建設祖國而努力的一片赤誠，從而對它的宗教政策更加信賴，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懷疑與顧慮，大踏步地在愛國愛教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然而，正是由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原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派政策，而不是宗教政策的補充，所以在援引它來佐證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時，當然會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就難免不引起了趙若翰先生所提出的或相類似的質疑。我們覺得，趙若翰先生的文章中雖然有些地方容易使人誤解，但他所提出的“共存”與“共亡”（趙先生的原文是“共同消滅”）的問題的確是值得重視的。雖然中

國共產黨在提出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時並未說明這種“共存”就意味着“共亡”，但我們可以從實際上體會出，這個“共存”的確如方佐明先生所提到的，這個關係被人形容爲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結下的“金蘭”、“桃園三結義”，是“雖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因爲很難設想，在共產黨完成了它的任務消滅了之後，其他民主黨派還有什麼繼續存在的必要。而我們天主教則不然，前文已經說過，我們天主教是要與人類共終始的，是要在共產黨消滅了之後仍舊巍然獨存的。因此，籠統地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中的“長期共存”完完全全適用於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就容易引起誤解。但是在肯定聖教會與世長存的前提下，在共產黨執政的漫長歲月裏，共產黨與天主教又確是“長期共存”的。

談到“互相監督”，由於我們的聖教會是不過問政治的，因此沒有必要對任何政黨進行監督；同時，因爲我們的教會是專務靈魂事業的，共產黨或任何教外團體或人士也根本無法對我們進行監督。但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是否認真地執行

保護宗教信仰政策，我們神長教友又是否愛國守法，則又存在着“互相監督”的問題，特別是我們有許多神長和教友參加了各級政治協商會議，而政協會議又是“對我們國家工作進行監督的主要形式之一”

（人民日報1957年3月22日社論：“貫徹人民政協的新精神”），從這裏看，“互相監督”又是適用的。

援引一種不是對自己提出的政策，一般說來，總不是“量體裁衣”。即如中國共產黨對文學、藝術和科學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天主教也是適合的。我們可以在這個政策的鼓舞下，打消顧慮，宣傳我們的有神論，堅固有些教友的信德，並爭取更多的人歸向天

主。但這個口號不是對天主教提出的，我們就只能在黨的宗教政策的原則下，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得到無限啓發和鼓舞，如果把宗教與文學、藝術、科學等置於同等地位，就又會產生很多難於解決的問題了。

總之，我們覺得根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從天主教的角度加以引伸闡揚，對我們還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更會增強我們對共產黨的認識，使我們更能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與全國人民一道，為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同時也更會增強我們對天主教前途的信心，使我們更能熱心恭敬天主，並為廣揚祂的聖教而努力。

蕪湖神長教友情深意厚

“千車萬担”肥料送往農村

蕪湖青年教友28人，爲了響應團市委開展“千車萬担”送肥運動，支援郊區春耕大生產的號召，於3月24日晨彌撒後，參加市宗教界送肥大隊向郊區送肥。一些中年和年老教友也熱情地參加了送肥行列。市愛國會主委陸如昇、副主委王達神父並帶頭挖塘泥、拖板車，各人都用最大的努力，拖着滿載肥料的板車，走了十餘里，把肥料送到了神南政業生產合作社，深受社員們的歡迎。（陳綸仁）

訪 問 山 區 教 友

[漢中] 楊小萍神父



這天，天氣晴和。太陽從東方升起，萬丈光芒。我騎上腳踏車向90多里外的山區進發，去訪問教友。

公路在解放以後，補修保養的很好。車在路上飛快的行走，一點不顛簸。沿途農民都在集中進行春耕：担土，鋤草，施肥；有男的，有女的，個個精神飽滿。小麥、油菜、蠶豆長的綠油油的。這是豐收的先兆。

離開公路，我將車子寄在附近的一家教友家，步行到山裏。還有30里地，要翻一座大山。上山的路是羊腸小道，崎嶇難行。山上積着白皚皚的厚雪。在山頂上休息了一會，雪風吹來，寒意襲人。回頭看漢中平原：漢江如帶，村莊樹林，星羅棋布，使人感到祖國的山河偉大可愛！

教友見了神父又驚訝又喜歡。驚訝的是本國神父不要人接，不騎

馬不坐轎（因為過去外國神父到山裏常要人接，坐轎或騎馬）就上教友家看望教友；喜歡的是，七年多沒有見過神父，終日渴望見神父，尤其是老年人，今天見到了，自然喜出望外。一位老人向我說：“我們盼望神父來，眼都望穿了。我們希望自己的神父來管理我們的靈魂。今天見了神父，使我真高興啊！”

這個家庭有17口人，這位老人便是家長。隨後，全家大小人都擠到神父跟前來了，問長問短。他們最關心的是：教會現在有多少神父；宗教生活過的如何。他們也關心全國各地教會的情況。我便告訴了他們關於教會的情況：教友進堂念經、望彌撒、領聖事都很自由；政府對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很尊重和保護；別的教區也都好；還有小修院和大修院，學生們繼續讀書陞神父。他們聽了都高興。我又把全

國神父教友們發起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即將在首都北京成立的消息告訴了他們。他們都表示擁護，而且希望早日成立。有位教友說：“外國神父從來沒給我們講過愛國的話，使我們不知道愛國。今天有中國神父來領導我們，不但滿足我們領聖事的要求，而且也給我們講愛國的話，我們很歡迎。希望全國愛國會成立好，給我們指出愛國愛教的方向和目標。”

山區教友的信德十分堅固，對天主有虔誠熱切的心，對教會有殷切的關懷。他們雖然七年多沒見到神父，沒領聖事，但他們的心却緊緊與教會連結在一塊。每天的早晚課、三鐘經都經常念着。他們給我提出來：小孩們的經言教理沒人教，八九歲的小娃還不會劃十字，父母大人在社裏忙一天，晚上要休息，沒時間教孩子們。他們很盼望每年能一兩次見到神父，領到聖事。他們以誠實而單純的心情給我說：“我們希望神父們學習好，政治覺悟高，要有愛國的熱情，能領導我們盡好教友的本分，作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民。”

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我仔細地思想了這幾句話。我認為教友們這

種希望和要求是基於熱愛教會而說出的。因為，在黨及政府的領導下，我們教會前途本來是很光明的，這完全要我們自己去爭取。我們應該加強學習，提高思想認識，分清敵我界限，團結在黨的周圍，一致努力作出愛國家愛教會的重大貢獻。

山區教友住的很分散，十里一家，八里一家。他們聽說神父來了，都高興，連夜趕來望彌撒。早晨5點鐘，月亮還在西山頭上大放光明，教友們就背着小孩陸續來了。他們身上都有了露水。我在教友家作彌撒，共有50多人。有50人領了聖體。彌撒後又給25個小孩行領洗補禮。

未見過面的教友又和我談東說西，非常親熱。他們說：“外國神父不容易接近，也不容易招待，不週到處就給人耍脾氣。中國神父都是自己人，隨便茶飯都用。”

這幾句話給我又上了一課：作為一個真正的傳教士，應該生活簡單樸素，與教友羣衆共甘苦，這才合乎耶穌的真精神，教友們也都歡迎。

我和教友談了許多話。他們一致說：他們生活過得很好，生產勁

頭都大。我想一個真正的教友，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公民。

這次訪問山區教友，不但給我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知道教友們是多麼熱愛自己的祖國，因為，他們雖然多年不見神父，而信德是那麼活潑堅固，又是那麼關心教會。現在是我們自己辦理教會的時候，我們就該毫不顧慮地對祖國對教會

作出重大貢獻。我們將會把生活過得更輕鬆愉快，在祖國的大家庭裏將不會感到一點孤單。

當我離開山區時，許多教友站在山頭，一致目送我。翻了一個山頭，他們還站在那裏。我最後揮手與他們告辭。他們對我的熱情使我永遠難忘。

先進生產模範黎明輝修女

湖北鄖縣城關鎮手工業第一刺繡生產合作社，從1955年建立後，大家推選了鄖縣天主堂聖母無玷聖心方濟各第三會修女黎明輝為技術指導。黎明輝技術優良，認真負責，領導有方，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術傳給社員們，因而業務飛躍發展。該刺繡生產合作社在鄖縣城關鎮五個合作社中，起了帶頭作用，在歷次評模大會上都被評為頭等生產模範社；技術指導黎明輝修女，亦被評為一等先進生產模範。她帶着光榮花在大會上發言說：“我是教會中的修女，是舊社會中的一個無用女子；今日在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蒙羣衆社員不棄，當了技術指導。這都是黨培養了我，給我帶來的光榮。今後，我決不負政府的

栽培和社員的委託，要更加努力發展業務，好報答政府。”

（施潤民）

居民組織先進工作者

天津西開總堂教友李守坤（女），在今年3月間被評為天津市和平區居民組織先進工作者，得到了獎狀和獎品。

李守坤教友在居民工作中很熱心負責，不怕艱難困苦。如去年2月間，她的鄰居王鍾珍在夜裏要生孩子，家中無人照料。李守坤得信後，就立刻起床為王鍾珍請大夫，燒開水，一直伺候到孩子生下來才回家休息。又如同年6月間，她在街上看到一個姓馬的小孩子被自行車碰倒，頭破血流，她趕緊用急救法止住了流血，保全了這孩子的生命。

（劉子周）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爲了愛教，必須反帝

· 梁 祖 蔭 ·

黃驥夫先生的“這是必須澄清的問題”（見“廣場”1957年第6期）一文，在敘述第13世紀和第15世紀那些聖教會的敵人散布關於聖事的一些謬論時，一針見血地說：他們的“目的是在促使教友大胆懷疑他們從沒有聖德的神父手中所領的聖事的效果，並使他們不領聖事，從而‘來瓦解聖教會’。”

這不禁令人想起，在中國解放後，愛國的神長教友們發起愛國運動之初，一些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正是在聖事問題上，製造出一些欺人之談的光景。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正如第13世紀和第15世紀的聖教會的敵人一樣，誣罵參加愛國運動的神長爲“背教”“裂教”，唆使善良的教友們不領愛國神長的彌撒，不從他們手中領聖事。他們的目的何在？恐怕也只能是使教友們不領

聖事，以製造所謂“教難”的空氣，藉以誣罵中國的宗教政策，爲帝國主義者干涉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找尋藉口而已。而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也只有影響教友們的宗教生活，使教友們因爲不能領聖事而喪失得聖寵的機會。這就充分地說明了：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爲了達到他們卑污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惜以教友們的靈魂大事作資本的。如果我們說他們也正是與數百年前那些聖教會的敵人一樣是“來瓦解聖教會”的，應該不算過分。

明乎此，我們愈益堅信：爲了愛教，爲了我們自己以及所有中國教友們的靈魂，必須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分子，堅決反對一切想利用教會達到一己的罪惡目的的聖教會的敵人！

從“假洋鬼子”談起

· 前 言 ·

魯迅在他的名著“阿Q正傳”裏，塑造了一個典型人物——“假洋鬼子”。這是一個只許自己“革命”不許別人革命的人。從那時起，人們就習慣把企圖壟斷一切的野心家稱為“假洋鬼子”了。

“假洋鬼子”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一些“真洋鬼子”——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們。上期(1957年第7期)“廣揚”上所載的王師德神父寫的“紀念英欽之先生”那篇文章中即曾提到，英先生在“勸學罪言”中說，教內帝國主義分子企圖永遠奴役國籍神長，因而“不惟才德勳庸出己之上而必不能容，即未達之士，少見鋒穎，亦防其異日之難馴而過焉。”其結果，當然就只能使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國籍神職人員“忍氣吞聲，震憤失措”；使在中國的聖教會“人才消乏，百事墮墮”了。

夫“假洋鬼子”之不許別人革命者，其目的是唯恐別人搶了頭功，論其效果自然是於革命不利，但其動機却未必有意為反動勢力作俚。而我們這裏所說的“真洋鬼子”之不能容人，雖然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不過是宗派主義思想在作祟，但若究其實，恐怕就不見得止於“防其異日之難馴”而已，而更重要的

是在這種易於邀人原諒的表皮的掩護下，肆行其為殖民主義的政府服務的鬼域活動。因為，正是為了利用教會侵略中國，他們才唯恐國籍神長中有才有德，而正是為了防止國籍神長有才有德，他們才不惜一面對教宗的培植各國國籍神職人員的訓諭陽奉陰違，誣譏中國人是“豬”，“不能聖主教”，以一手遮天；另一方面則盡力排除異己，打擊所有“少見鋒穎”的“未達之士”，製造“清一色”的局面也。

由此觀之，“真洋鬼子”比起“假洋鬼子”來，究竟是“道高一尺”。“真洋鬼子”之所以為“真”，“假洋鬼子”之所以為“假”，其道理也許就在於此。

然而，儘管“真洋鬼子”得到了殖民主義者的一脈“真”傳，究竟不能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數十年前，已有像馬相伯、英欽之等先生那樣的愛國愛教人士識破了他們的詭計；時至今日，廣大的愛國愛教的神長和教友們，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留給“真洋鬼子”的，就只有滾回老家或在香港、新嘉坡等地望洋興嘆的一條路了。

各地簡訊



廣州、汕頭等地舉行北京擴大會議的傳達報告會

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於3月11日，在長堤青年會電影院舉行傳達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擴大）會議的報告大會。全市各區以及各企業、學校中的教友，300多人參加。會上，韶關教區夏學謙代主教及廣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主任委員陳志雄教友分別傳達了北京發起人（擴大）會議的精神及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性質和宗旨。各區教友對傳達報告進行了討論，大家一致認為應早日成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

汕頭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於2月12日邀請了廣東韶關教區夏學謙代理主教到汕頭，並於18日在汕頭市教友大會上，傳達了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發起人（擴大）會議的精神，使汕頭神長教友得到了莫大鼓舞。

3月17日江蘇省揚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召開教友代表座談會。會上首先聽取了南京教區天主教友愛國會委員張博普神父傳達了關於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發起人（擴大）會議的精神的報告。到會代表們都很興奮，一致認為成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是極其適時和必要的。愛國會主委羅秉彝先生就召教友們要更進一步的加強團結，提高警覺，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而貢獻力量迎接全國愛國組織的成立。

安徽省全省神職人員及部分修士修女，愛國會主委，共計48人，於3月6—15日在省會合肥市聚會，聽取王達神父傳達全國愛國會發起人擴大會議盛況，並就政府宗教政策舉行座談。與會人員，一致表示擁護即將成立的全國性愛國會。

內蒙集寧教區愛國會成立

內蒙古自治區集寧教區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經過為時六個月的準備工作，於今年3月1日召開了神職人員及教友代表大會，成立了集寧教區天主教友愛國會。

老河口神長修道等赴丹江水庫工地慰問

湖北省老河口縣人民委員會及

政協老河口鎮委員會共同組織了90多人赴丹江水庫工地進行慰問。老河口天主堂郭正平、魯績賢神父及曾昭普、劉俊杰修道等均被邀參加。慰問團於3月11日乘車前往，14日歸來。

慰問團人員向丹江水庫工作人員演出了各種戲劇，舉行了球賽表演和進行了其他慰問活動，並獻錦旗一面。

丹江位於老河口西北兩湖交界處，丹江水庫將建在青山港和三官殿之間。水庫的鑽探工程已於去年開始。規模約比官廳水庫大兩倍。水庫建成後，約可發電920萬瓩。

安順神職人員參加宗教界代表座談會

貴州安順專署宗教事務科於2月26—3月6日，邀請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代表人士舉行座談會，天主教方面有神職人員等17人參加。

到會代表聽取了地委及專署負責人的關於國內外形勢的報告後，並就埃及和匈牙利事件交換了認識，並取得一致的見解。與會的神職人員等認為，帝國主義者向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進攻，是想在匈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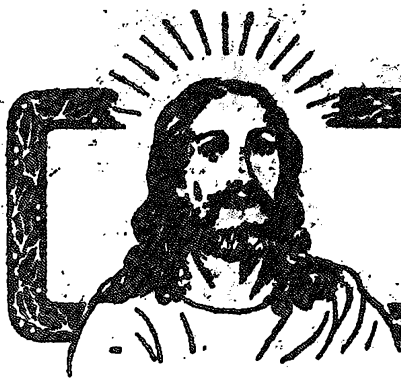
打開缺口，這陰謀已遭到失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正在日漸加強。他們並表示，今後應當進一步團結在共產黨和政府的周圍，提高警惕，加強學習，努力建設社會主義。

武漢神長教友聽取楊國夫中將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報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於3月18日下午在市人民委員會禮堂舉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故事報告會。武漢神長、教友、修道及修士200餘人參加這個報告會，聽取了參加長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楊國夫中將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革命鬥爭事迹報告。與會神長教友等深為感動，並一致表示，要在目前增產節約運動中，學習長征時的艱苦作風，以勤儉辦一切事業的行動，響應政府的號召。

襄樊市神長修道參加學習

1957年度，政協湖北省襄樊市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經常性的政治學校。襄樊市的神長修道，有多人應召參加，每星期兩次到樊城去聽課。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張麟插圖)

171 抵達山園門首

若望，拾陸，30——33。

耶穌與宗徒們一路上邊談邊走，時止時行，不覺已來到熱色瑪尼山園門首。這時耶穌的心情雖沉痛萬分，但面容上越顯得慈祥可親，對宗徒們眷顧憐惜的衷情，流露言表。宗徒們被感動得向師傅耶穌說：“我們信你，你是出自天主的！”

耶穌答復他們說：“你們這時才信麼？你們看！時候要到，並且已經來到了，你們將各自離散，各

投己所，留下我孤獨一人；但是我並不孤獨，因為我父與我同在。”

此時明知大難臨頭的耶穌，猶如將官在前線上激動兵士的情形，一方面振作自己，一方面極力地鼓勵宗徒們的勇氣，克勝將來的遭遇，說：“我把這些話告訴了你們，為叫你們因我獲得平安，在世上你們將遭受窘困，但放心吧！我已為你們戰勝了世俗。”

172 山園苦禱

瑪豆，貳陸，36——46；

瑪爾谷，拾肆，32——42；

路加，貳貳，39——46。

接聖史瑪豆及瑪爾谷的記載，熱色瑪尼本乃一村莊，祇因該地厄利瓦樹及其他菓品樹蕃茂成林，故亦稱山園。在該園內有幾個天然山洞，能避風雨，可作為臨時住宿之

處。耶穌在傳道之餘，時常領着宗徒來此地過夜行祈禱；故茹達斯對這個地方，很是熟悉。

耶穌把一切的遺言給宗徒們講完之後，領着他們來到山園內慣常

行祈禱住宿的地方，耶穌指着路旁一個山洞向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裏等候，我到那邊去祈禱！”同時耶穌又帶了伯多祿、雅各伯、若望三人陪同前往。

這時耶穌對他們三人說：“我心憂苦至極，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醒着。你們醒寤着祈禱吧，爲能不陷於誘惑！”這時一輪明月，高懸天空，阿利瓦樹影，陰森森地平鋪地上，四外寂靜得毫無聲息。伯多祿、雅各伯、若望三人在皎潔的月光之下，默然無語地凝視着耶穌，將耶穌這一剎那間的動作，深刻地印在心中。

耶穌說完這話，又向樹影深處走去，離他們約有一箭地之遙，跪

下了，而且俯伏在地，禱告說：“阿爸！父呀！假如可能的話，請將這苦爵給我免去吧！然而勿如我願，盡隨你的聖意！”禱詞中充滿了憂悶與恐怖。三個近身的徒弟，起初還能同睡魔掙扎，朦朧中，尙能見到耶穌的舉動，聽到耶穌的哀聲；可是漸漸支持不住，眼皮不能再啓，昏昏進入了睡鄉。耶穌第一次祈禱畢，來到三個門徒跟前，見他們倦眼難睜，垂頭悶睡，耶穌叫醒他們，對伯多祿說：“西滿，你也睡着了麼？你不能同我共醒一時麼？請醒着吧！祈禱吧！免得陷於



誘惑。志氣固然剛強，肉情却是軟弱！”說完這話，耶穌又回到原處作第二次祈禱說：“我父！若是這爵不能免去，必須我喝，就照你的意旨辦吧！”這次祈禱，耶穌表現了只聽父命，死亦不辭的志願。禱畢，耶穌又來看他們，見他們還是睡覺。聖史瑪爾谷記述說：“他們睡得連眼都睜不開了，見耶穌來到，也不知說什麼回答耶穌。”耶穌深知時機業已迫近，而宗徒們悶沉沉，實難指望他們分担驚憂；於是又離開了他們，重新去作第三次祈禱。這次的禱詞與前者相同。只是內心的情緒，比以先更沉痛多了。

在這樣一個清寒恬靜的夜裏，耶穌正自作着猛烈的鬥爭。耶穌用祂天主性的上智，見到祂此夜要遭受的兇狠殘暴的酷刑，人性方面感覺到酸棘戰慄，無法忍受，恐懼萬分。再加上從原祖亞當開始至到世

界末日，一體的人所犯的滔天罪孽，都積壓在耶穌一人的心靈之上，祂的精神雖勉強願意承當，而祂的體力却支持不住，竟致聲淚俱下，汗血流地，其悲哀達於極點。據聖史路加記載：“當時有一位天師，從天降臨顯現於祂，加強祂的勇氣。耶穌傷悲要死，而祈禱越發熱切；祂的汗如同血珠，流注地面。”

這三次祈禱，每次均有一小時之久。末了，耶穌又來到宗徒們跟前，見他們濃睡正酣，用了慈愛的語氣喚醒他們說：“你們如今睡覺吧！休息吧！足矣！時候到了。你們看人子就將交付於罪人手了。起來，我們去吧！你們看！那負責我的人已到近前了！”

伯多祿、雅各伯、若望三人揉着惺忪的睡眼，站起來，隨同耶穌來到園門前那八位宗徒所在地。他們不例外地也睡着了。耶穌叫起他們，一齊前去迎茹達斯。

173 耶穌被捕

瑪豆，貳陸，47——56；瑪爾谷，拾肆，43——52；

路加，貳貳，47——53；若望，拾捌，1——11。

耶穌的被捕，當在該日午夜之後。前邊說過，建立聖體大禮的時節，耶穌當着衆宗徒揭露了茹達斯

負心賣主的陰謀，暗示於他回頭省新的機會。然當時壞了心的茹達斯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匆匆地離聖爵

祭長前
獻計，
說：“
時機到
了，你
們趕緊
準備，
我領着
你們去
擒他—
耶穌
吧！”

謀
劃多日
，而猶



未能把耶穌擒到，日夜焦灼的司祭長聽了茹達斯的話，喜出忘外；興奮地同經師、民間長老惡人們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的結果，除了自己方面的差役外，當即刻謁見了羅瑪總督比拉多，求他派一個千總帶領人馬協助捕緝工作，以防萬一。——按羅瑪總督常川駐紮的地方本是地中海濱的凱撒城。但每年當猶太人舉行巴斯卦占禮時，他必帥兵前來耶路撒冷作短期的駐防，鎮壓地面，以免滋生禍亂。

比拉多因受了惡人們的煽惑，當即准許了他們的請求，派了一隊

壯丁偕同惡人們，拿着燈籠火把，長槍大戟，聲勢兇猛，如臨大敵，去捉拿耶穌。出發之前，惡徒茹達斯恐怕30元錢謀不到手，又向衆人約訂暗號說：“我和誰行親面禮，那就是耶穌，要注意把他擒住，別使他逃脫！”

當耶穌祈禱完畢，喚醒宗徒，於山園門前正在談話之際，惡人們的隊伍由茹達斯作嚮導，也來近山園門前。耶穌此時曉得時候已到，不容再爲遲緩，遂毅然決然地離開宗徒，迎上前去。

（本節未完）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
|---|---|---|---|--------------------|
| 李 | 瑪 | 利 | 亞 | (7 5 歲, 河南滑縣人) |
| 王 | 若 | 瑟 | | (5 9 歲, 河南長垣人) |
| 殷 | 伯 | 多 | 祿 | (5 2 歲, 河北寶坻人) |
| 鄧 | 巴 | 爾 | 巴 | 拉 (8 3 歲, 河北鹽山人) |
| 陳 | 味 | 增 | 爵 | (1 6 歲, 河北靜海人) |
| 袁 | 德 | 肋 | 撒 | (5 6 歲, 湖北孝感人) |
| 張 | 瑪 | 利 | 亞 | (7 1 歲, 江西吉安人) |
| 吳 | 公 | 撒 | 格 | (5 8 歲, 河北薊縣人) |

周 年

- | | | | | | | | |
|---|---|---|---|---|---|---|---|
| 楊 | 若 | 瑟 | 周 | 多 | 默 | | |
| 何 | 伯 | 多 | 祿 | 胡 | 會 | 羅 | 撒 |
| 胡 | 瑪 | 利 | 亞 | 張 | 若 | 瑟 | |
| 王 | 伯 | 多 | 祿 | | | | |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皮蘭全國總主教斯德望·維謹斯基 (Stephan Wyszyński) 樞機主教

不久以前他說：“今天，親愛的孩子們，我們需要的為愛祖國而做的英勇工作，比為愛的緣故而做出的英勇犧牲還要多。”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